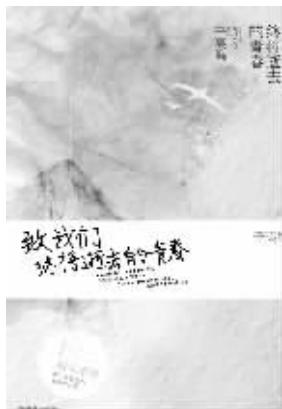


若干年后,郑微和儿子遇见了陈孝正

完

热点关注



辛夷坞 著
朝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近日,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正在南京热拍,同名小说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18岁,郑微说:“我是谁,有什么我得不到?”22岁,她大喊:“美国,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把我的男人还给我!”26岁,她看着他:“我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相信你。”曾经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为爱情去死,其实爱情死不了人,它只会在最疼的地方扎上一针,然后我们欲哭无泪,我们久病成医,我们百炼成钢。

[上期回顾]

郑微答应了林静的求婚,同时决定辞职离开二分。面对陈孝正的挽留,郑微伤感而又坚定地拒绝了。

2月13日这天,林静醒得特别早,他知道,今天和以往,甚至是和以后任何一个日子相比,都将是特别的。因为21年前就说过长大后一定要嫁给自己的那个女孩,今天终于要成为自己的妻子了。

婚礼在G市举办,晚上宴请的大多是双方的同事和朋友,林静说等回南昌之后,再请没有参加婚礼的亲戚和朋友吃顿饭。从早上8点开始,他的手机就一直响个不停,伴郎看他实在忙不过来了,就帮他接电话,直到去酒店接新娘时,才把手机还给他。林静打开收件箱,短信已经爆满了。这时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信息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恭喜你如愿以偿。”

在酒宴上,陈孝正看着郑微和她的丈夫肩并着肩,一对璧人。他扬起嘴角,走到他们面前,一句恭喜,无懈可击。郑微接过他的红包,放在伴娘的托盘上,笑着给他点烟,手里的打火机却怎么也点不着。

然而下一刻,另一只手轻轻地覆在了郑微的手背上,一切恢复如常,火苗蹿起,陈孝正心里的最后一道光便灭了。“林副检察长,祝你们白头到老,天长地久。”“多谢。陈副经理好事应该也近了。”

夜深了,剩下的都是好朋友。朱小北突然打开一听啤酒,“敬阮阮。”大家都喝多了,谁也听不出谁的哽咽。只有郑微放肆地哭了,怎么劝也劝不住。

这是她今天第二次哭了。第一次是婚宴刚开始时,她接到孙阿姨——确切地说是婆婆的电话。当她和林静一同去孙阿姨家时,她看到的是漠然的大脸,孙阿姨还是不能原谅郑微的妈妈。

这通意料之外的电话只有寥寥几句话,孙阿姨说:今晚敬酒的人多,别让林静喝醉了,你也是,小时

候就毛毛躁躁的,现在做人媳妇了,要像个样子。郑微边点头边掉眼泪,结果林静没喝醉,郑微却喝醉了。

临走时,何绿芽交给郑微一个盒子,吞吞吐吐地说:“这是那个谁让我给你的。”郑微一不留神,盒子落地了。她蹲下来,不管不顾地撕开盒子上的胶带,打开来,里面是摔得七零八落的模型,依稀看出是一栋小屋的样子。

林静说:“没事,应该还是可以拼凑回来的。”“不用了,也许我摔之前它就坏了。”然后凑到林静面前,贼兮兮地笑:“我的那本书你什么时候给我?”“你已经知道了?”郑微知道它被锁在床边第二层抽屉里,但不知道它是如何被林静拿到的。

父亲去世后,费了很大周折,林静才劝服妈妈,把骨灰撒在大槐树下。到婺源时,林静从进村就遇见一个小姑娘,她一直跟在身后,说要给林静当导游。林静拒绝了,径直走到了大槐树下。小姑娘没有走开,远远地看着,看他把骨灰撒在树下。“看来这棵树对你们城里人来说特别有意义啊,前几天来了一个小姑娘,你撒骨灰,她埋东西。”

林静立即意识到了什么,心思敏捷的小姑娘说:我收了小姑娘50块钱,答应帮她守着这些宝贝。林静不动声色地把100块钱递到小姑娘手中。她收下钱,迅速找了把小铲子,把泥土翻开,用防水塑料袋包好的《安徒生童话》露出来了。于是这本《安徒生童话》就回到了他的手上。

结婚后的生活一直很幸福,郑微把工作辞了,在老张的物业公司上班,很踏实。这天,郑微从老张那儿听到了G大建筑工程学院曾院长逝世的噩耗。她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总要去送老院长一程的。但儿子阿宁没人带,没办法只好一起带去。

在殡仪馆门口,郑微看见了曾毓。要说一点不尴尬是不可能的,“你们连尴尬的表情都是约好的吗?”“什么?”顺着曾毓的视线,郑微看见了陈孝正。“其实我爸对你印象挺深刻的。”“是吗?”“因为当初他最得意的弟子找到他,要放弃自己的公派名额,追问原因时,听到了你的名字。”“别说这些了,都过去了。”郑微结束了寒暄,牵着阿宁走开了。

“妈妈,为什么这里要挂照片啊?”“因为那个爷爷去世了,为了要纪念他。”“什么是‘去世’?”“就是离开我们的世界,再也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就是‘去世’。”

“再也回不来了不一定就是去世了。你平时就是这么误导孩子的吗?”陈孝正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多些纠正,不过孩子不能理解你完美的逻辑。”“有时再也回不来了是因为忘了,你说呢?”“嗯……”正在尴尬时,老张带着女朋友来了,“哎呀,郑微你们已经来了。林子宁你又变胖了呀。”这才扭转了刚才的气氛。

仪式结束后,老张让郑微母子和自己一起吃晚饭,郑微答应了。因为阮阮的公墓就在殡仪馆的后山,郑微说要去看看她,把阿宁拜托给老张和他的女友。

郑微坐在阮阮的墓前,念叨了一阵。突然手机大响,里边传来老张女朋友焦急的声音:“郑微,不好了,阿宁不见了。”郑微顿时乱了方寸,连忙跑回和老张约好的地点。

只见老张女朋友眼睛红红的,说自己刚才和阿宁一路边走边打闹,两个人你躲我藏的越跑越远,结果一回头就不见了阿宁。郑微觉得现在责备她也于事无补,忙四处寻找。她反复对自己说千万不要哭。

她边跑边叫阿宁的名字,这时她心急如焚的呼喊有了回应。阿宁听到妈妈在叫他的名字,在不远处

挥手示意。郑微忙奔过去,只见孩子在一辆黑色的车旁,还有一个成年人半蹲的背影挡在他的身前。

郑微一把将孩子搂在怀里,发现竟然是陈孝正。“你想干什么?”说完用力推了一把陈孝正。陈孝正没有防备,一下摔倒在地,冷冷地仰视着郑微。“你就这么糊涂地做妈妈呀。”“和你无关,离我儿子远点。”“你以为你是谁?我对你儿子半点兴趣都没有。你问问他是怎么走丢的!”

孩子不会说谎,确实他是在和陈孝正女友躲猫猫时走丢的,碰巧遇到了某人,不是某人心怀不轨。郑微忙说对不起,陈孝正没有领情,拍拍灰就上车了。“要不晚上一起吃饭。”“不用了,我要照顾我妈,她病了。”“严重吗?”“你不是不喜欢她吗,现在她糊涂了,以为你是我的太太,总是说别和你离婚。其实我和欧阳早就已经离婚了。”“那,那你好好照顾她吧。”

和老张两口子吃完饭,回家的路上,郑微发现儿子手里握着两颗糖。“从哪儿来的?”“叔叔买了好多东西给我,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我不要,就拿了两颗糖。”郑微恍然想起,发现阿宁时,旁边有一个小便利店,她可以想像陈孝正蹲在那里,恨不得把所有好东西都塞到惊慌失措的孩子手里,即便他表面上看起来对孩子那么不在意。

“妈妈,回不去了是件很伤心的事吗?”“怎么这样问?”“今天照片上的老爷爷回不来了,所以他的老奶奶一直一直哭。”“哦!”郑微心里咯噔了一下,正想说什么,儿子继续说:“还有阿宁拿着糖的时候,叔叔也一样伤心。”

这时,电梯间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郑微笑着领着阿宁奔向来人,“阿宁,爸爸来接我们了。”

签署《善后借款合同》满足袁世凯贪欲

10

历史人物



胡心鼎等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陆徵祥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留有重彩的传奇人物:他是第一个冒着杀头危险剪掉辫子的大清官员,并率先支持孙中山,领衔通电要求清朝皇帝逊位。但在袁世凯醉心于当皇帝的春秋大梦时,他却顺从袁氏淫威,参与支持封建复辟活动。他曾担任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和最后签字人,但后来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合法权益,最后毅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愤然挂冠辞职……

[上期回顾]

袁世凯深知,他的政府只有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才能得以维持,所以在外交方面必须安排一名心腹干将担任总长。他认为,陆徵祥是不二人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大清国驻外使节大多无所适从,静观其变,不敢轻易表态。陆徵祥则与众不同,在事关国家前途和安危问题上敢于作为:先是同情和支持维新变法,后又追随孙中山,拥护共和政体,还联络了多名外交官,以驻外钦使的名义通电清廷逊位。

唐绍仪组织责任内阁时,袁世凯想任命心腹担任最有实权的四大部总长(即首席部长)——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至于其他无实权部门如司法、农林、工商、教育等,即使全部扔给同盟会,也无碍袁氏掌控国家大局。即便这样,第一个袁氏内阁终因内耗严重而瘫痪,总理唐绍仪在行政三个月后挂冠而去,投奔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党。袁氏内阁国务总理缺位,觊觎者大有人在,但他们都有派系纠葛,难得广为认可,而陆徵祥无论在外国还是国内任职,均光明磊落,无任何结党拉派之嫌,对袁世凯更是言听计从,理所当然地成为袁世凯的首选。袁世凯首先提名陆徵祥为国务总理,但让袁世凯没想到的是,陆徵祥死活不肯领命。后在袁世凯再三敦请下,陆才勉为其难地受命。可是此国家元首非彼国家元首,按照程序,国务总理经国家元首任命后还必须向国会报告施政纲领,请求后者审查批准。也不知道陆徵祥是真的不清楚这一游戏规则,还是有意不想接手这一烂摊子,在严肃的国会上不但没有提出施政报告,反而大谈如何吃西餐,并开出自己喜欢的西餐菜单,引起与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叫着喊着,要陆徵祥请他们到陆公馆吃西餐、开洋荤。国会在最后表决时否决了陆徵祥任总理的提案。可国家不能无政府,袁世凯只好亲自出

马,到国会疏通各议员,于1912年6月29日勉强通过任命陆徵祥为国务总理,负责组织内阁。

但时隔不久,同盟会对陆徵祥一切秉承袁世凯旨行政表示不满,执意弹劾,陆徵祥只得称病入院并请求辞职。袁世凯无奈,9月24日准其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但不准辞外交总长,其总理位缺由赵秉钧填补。陆徵祥只做了87天的国务总理,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理。他后来指出:“源欧美之初通使,前清贵要大臣,几以下国自之迫,为兵锋所慑,则凡事苟简以应,无计后来之丧失,而清流尤耻为外交之职。”这句话对当时官员存在的弊端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陆徵祥这里所言的“清流”究竟有什么含义呢?主要是说,负有时望的士大夫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并结为党派,如当时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由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组成的清流派,亦称前清流;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由文廷式、盛昱、张謇等组成的帝党,亦称后清流,等等。

陆徵祥之所以不受领国务总理一职,其实是标榜自己清流,不与权贵同流合污。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以野心勃勃、妄想黄袍加身的袁世凯为首的反革命派,在坚持共和与企图复辟帝制问题上展开的斗争愈演愈烈。处于两派纷争中的陆徵祥要想成为中流砥柱,发挥自己的潜力,就应该掌握权力中枢,团结革命派,反对复辟梦,而不是与之同流合污或置身事外,在外交部的圈子里孤军奋战,况且外交部也是为袁世凯服务的。陆徵祥错失旋转乾坤的良机,自以为清流得道,但那是不可可能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陆徵祥脱离袁世凯将一无所为,而“附”于袁世凯,结果是做了一

些连自己都忏悔不已的错事。

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同黄兴等国民党首领就宋教仁被暗杀一案与袁世凯翻脸,双方大有剑拔弩张、相互讨伐之势。刚刚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而他所领导的北京政府早已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一时又无法打开国内财源,只好大举向外国借款,史称“善后大借款”。

袁世凯未经国会批准就擅自任命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于1913年4月26日同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俄国道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五国银行正式签订了共21款和6个附件的《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向五国银行团共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年息五厘,债券九折发售,八四净收。实际上,袁世凯只能借到2100万英镑。借款未到手,就被扣除了400万的利息。这就是典型的“驴打滚”式高利贷。合同还规定了借款用途,包括偿还旧债、赔偿辛亥革命给外国人造成的损失等,中国实际得到的借款现金只有765万英镑,不到借款总额的40%。合同还规定,要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外国人参与中国盐税监管;而海关税早在借款前就已由外国人监管了!五国银行团不只是向中国人贷款,还在中国从事存款、发行货币等金融业务。

1913年4月26日,当中国借款全权代表准备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画押的消息传出后,国会国民党员周钰、马君武、王正廷等人赶到北京汇丰银行总行,试图为阻止善后大借款作最后努力,却被印度红头洋人

(裹红布头巾的印度警卫)连推带搡地轰出了大门。初任外长的陆徵祥,为满足袁世凯的贪得无厌,惟命是从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不得不和赵秉钧、周学熙一起,偷偷地从汇丰银行总行后门溜走,留下了不光彩的历史形象。

袁世凯打着“善后”的旗号,终于把大笔钞票借到手。在借款的使用和管理方面,政府既无严格的预算制度,也无规范的审批手续,更无权威的审计机构予以监管,只要袁世凯等各大军阀的一句话或一个批条,就能调用这笔借款。袁世凯用这笔钱首先向外国购买大批先进武器,进行扩军备战,组织六万多名“只识项城、不识革命”的袁家军。从现代立体全面战争体系看,六万军人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特别是在国家经济极端困难、民不聊生的局势下,投入全面或局部战争需要一笔庞大的军费开支,甚至要耗尽国力民财。

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在日德两国为争夺在山东的势力范围而兵戎相见时,不仅于1914年9月3日宣告“中立”,而且还把他划出的“山东行军区域”照会各国使馆,这等于宣布外国侵略军可在其划定的区域自由调度;至于国计民生,袁世凯没有召开全国性会议进行讨论,而是阴谋挪用“善后大借款”来策动内战,消灭“二次革命”,为取消国民党、解散国会和实现复辟帝制做准备。

《善后借款合同》系由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奉袁世凯之命私下签订的。1913年7月4日,众议院提出五项弹劾议案,赵秉钧和周学熙被免职,唯独陆徵祥的外交总长职位原封不动。回想陆徵祥在巴黎和会回国时国内民众对他的欢迎,仿佛历史的天平一直是向他倾斜的。